

曝書亭詩集注

乙卯夏日
蔭齋題



楊東孩先生注

皇清書局藏

木石居印行

原序

秀水朱文恪公以名德著萬歷中諸子姓彬彬繼起號能文章四十年來浙西言文獻者必首朱氏文恪公之曾孫曰彝尊錫鬯最晚出文章之名播海內一旦出諸父之右予考唐史若韋氏杜氏蘇氏崔氏盧氏之屬皆累世為公卿當時史官至為著宰相世系迄于宋代則有若邯鄲李氏魏郡王氏壽春呂氏河南韓氏暨范文正韓忠獻父子兄弟其功名率與國運相終始蓋唐宋以來其重世臣如是錫鬯少逢喪亂棄制舉自放于山巔水涯之間獨肆力古學研究六藝之旨于漢唐諸儒注疏皆務窮其指歸家苦貧依人遠遊南踰五嶺北出雲朔東泛滄海登之罘所至叢祠荒冢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其為文章益奇嗚呼以文恪公之德錫鬯之才不得比于唐宋之世臣而老于布衣僅以文章自見蓋遇不同矣是可感也錫鬯之文紆餘澄澹蛻出風露于辨證尤精詩則捨筏登岸務尋古人不傳之意于文句之外今之作

者未能或之先也始順治戊戌予在都下見錫鬯嶺外詩嗟異之康熙甲辰錫鬯過廣陵投予歌詩適予客金陵不及相見丁未始遇于京師中間聚散者不一迨今丁巳予復入京師而錫鬯又將有金陵之行回憶予始見錫鬯詩時忽忽已二十年兩人論交且十有四年而錫鬯與予皆非少壯人矣錫鬯過別予以所著竹垞集屬序予因述其所有感于中者而并道予二人離合之情以遺之錫鬯其亦有感于予言也濟南王士正纂

古今之論博學者不必工于文工文者學不博秀水朱錫鬯幼負異才為太傅文恪公曾孫年十七棄舉子業學古文博極羣書既食貧歷幕府則之豫章之粵之東甌之燕之齊之晉凡山川碑志祠廟墓闕之文無弗觀覽故所作文考據古今人物得失為最工而經傳注疏亦多所發明然世之博學者往往其文不工則何也老子曰當其無有室之用天下之理以實為體以虛為用是故風觸于虛而聲作水激于虛而瀾生博學者惟思自用其實故窒抑煩懣而無

以運之且夫鵬鵬之神也水不從南溟風不搏扶搖九萬里則不能自運何者
水狹而風卑則其虛也無幾何地而何以運為然且見聞多則私智勝又好以
其偶合穿鑿傳會古今之事故其文愈根據而愈畔於道吾觀錫鬯所論說競
競然必稽于古古人所無有弗道也又必折衷聖賢之理而載籍所未嘗明言
者每引伸觸類互推而得其說人之始視之也若夏雲之起于空中若城市樓
臺觀閣車馬之見于海湄乎不見其根本既而求之則皆有以得其確然之故而
援古喻今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蓋所謂能以虛運其實者非邪三吳顧寧
人汪荅文博學窮物理予最愛其文有根據而錫鬯皆與為友虛己以下之
相與切劘其學又能出新意自見此其文之日工也夫寧都魏禧頓首簞
自昔巖穴之士以才名自致通顯圭璋特達使當時重之後世傳之豈不以文
章哉乃近古以來未數數見也

今國家崇儒右文英華發於山澤圖史陳於廟堂儒林之盛國士之遇誠千載

一時矣吾友朱太史錫鬯膺博學鴻儒薦天子知其有史才有經學遂登瀛洲之選而校天祿之書入則為起居講幄之儒臣出則為江左人文之司命其所為高文典冊黼黻昇平者盈笥滿架方當與天下共見之乃斯集之刻則皆未遇時之詩古文詞而已未三月以後之著作不與焉噫此足以觀其素履矣蓋錫鬯客遊二十餘載始入嶺南洎乎建業其間自山陰東甌廣陵閩嶠以極於燕趙齊晉雲朔過都歷國登陟遊覽贈答紀述在在多有屐齒所至名流雲集咸欲得其單詞片語以為快錫鬯則旁達肆應出之不窮故其詩古文詞多散在四方今身居館閣恒念疇昔所履之境所交之人與夫誦讀編摩歷寒暑不輟慘澹經營甘苦之味皆有不可忘者爰出戊午以前所作先授剗剗若夫登朝以來史席經筵拂銅鶴之異香撒金蓮之華燭凡所撰述富有而日新適成一代大手筆公之海內以垂示來茲固自有次第也夫錫鬯詩文之美且富無論公卿薦紳爭為矜譽即在遐陬僻壤莫不知之而重之又何俟菰蘆中人贊

一辭哉特以余與錫鬯三世論交深且久蓋自先大父己未登第得以同里後進奉教於相國文恪公且與楚雄太守君籲公為冬官同舍郎先子復偕子若子衡兩先生為文章道義之交子莊先生又與先子同舉庚辰進士而錫鬯之於余則自弱冠以迄于今誼兼戚友情若弟昆晦明風雨垂三十年嘗同舟至天津滌紆三千餘里艱難共之每偕里中同志十數人倡和雅集或山水譙遊坐中若無錫鬯便忽忽如有所失曾幾何時而聚散存亡星移電掣余亦以饑驅奔走四方求如向者會合傾倒之樂已不可復得矣錫鬯雖待制承明迴翔翰苑然而一念及此則存亡聚散之感其能無動于中乎是刻也不忘其初不遺其舊可以鏤金石可以被管絃使天下後世傳誦之不朽因以知其素履之無改焉則其以才名自致通顯也宜哉余故深推其意而序之如此康熙壬戌二月初吉年家眷同學弟高佑鉅謹序

士之懷才抱璞不苟合於世而山輝澤媚久之光燄難匿忽一旦登金門上玉

堂名動人主傳之後世人謂其遇之奇而不知其所固有也若漢之賈誼司馬相如唐之虞世南李泌宋之陳亮明之宋濂皆能以文章持世運其遭逢特異乎尋常然必數十年而一見蓋亦難矣哉今天下不可謂無其人乃有遇有不遇則時命為之也而究之天地生才國家用之要未有才大而不遇者余中表弟朱子錫堯自總角時已負跼蹐嶽嶠之才飲食經史綜貫百家其驅使風騷若奴隸弱冠出遊歷覽奇勝燕齊三晉以至西吳東粵所與遊處者皆當世名彥錫堯之詩文滿天下蓋已三十年矣其膺薦辟在戊午己未間時余尚淹滯荆南比得以黃冠歸而錫堯在翰院一再通問各相慰幸辛酉秋錫堯以講官出典江南試撤棘後余適館於金陵得暢敘十年之別旅邸未暇論詩文也然甚欲得其別後著作而讀之乃迫于官程匆匆分手俄而表弟高子念祖自京師至謂余曰竹垞諸稿彙梓於涇川吳子岷培將往董其事是集成則兄不可無一言余笑曰白雪之調非寒蟲所能吟青雲之翮非倦鳥所能附今使傾城

傾國如巫女洛神者在座忽有一頭蓬齒脫之嫠婦出而議其高下短長則舉座必捧腹絕倒矣余言安足為錫鬯詩文重哉雖然余又何敢不言也憶往時嘗與錫鬯論詩文余每服其於規矩中獨出手眼匡鼎之解頤充宗之折角殆又過焉固知其當為金華殿中人今果然然則人以為遇之奇者吾正以為學之報也夫趨時者流惟以帖括為捷徑既空疎而無用即名為好古者亦未嘗沉酣饜飫徒襲其郭郭而自以為有得均無當耳後進之士思讀古人書以成名者當以錫鬯為法而遇與不遇則又無論焉此余為天下公言之非私於錫鬯也念祖以余言為何如嶧山顏鼎受

右竹垞文類序

竹垞先生以名高入史館刻其詩文數十萬言既為藝苑職志矣今年丙寅復輯其己未以來詩若文凡若干卷集成見示且屬為之序慎行於先生中表兄弟然名位文章相去絕遠何足以知先生雖然亦嘗從事於文欲有所就正於

先生久矣竊謂唐之文奇宋之文雅唐文之句短宋文之句長唐以詭卓頓挫為工宋以文從字順為至昌黎之文進學解自言之矣答李翱書則為人言之矣李漢李翰諸人又言之矣總斬不蹈襲前人一語廬陵推論六藝之華則曰自能以功業光昭於時故不一於立言而垂不腐而今乃沿襲模擬以空疎不學之材強為無本之枝蔓不幾為古人所笑乎先生於書無所不窺搜羅遺佚爬梳考辨深得古人之意而後發而為文粹然一澤於大雅固非今之稱文者所敢望矣其稱詩最早格亦稍稍變然終以有唐為宗語不雅馴者勿道正始之音不與人以代興之業此慎行所竊窺於先生嘗欲廣諸同好而因舉私見以質之先生者也故辱先生之命輒書此以進之海寧查慎行

右騰笑集序

史遷云擇其言之尤雅者柳子厚云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文至雅潔品莫貴焉然非徒汰除俗調以為雅刊落枝詞以為潔也必也才雄而識高資深而養厚

貫天人以為學綜古今以鑄詞乃能超然大雅粹然精潔不則空疎而已矣淺陋而已矣自明中葉偽文競起擬倣蹈襲浮囂鉤棘之病紛然雜出二三君子以清真矯之而莫能救也迄于末年纖佻怪譎軌則蕩然道喪文弊于斯為極迨于今朝人稍覺悟操觚者往往遠宗歐蘇近慕歸唐漸知雅潔之足尚然雅潔未易言也無古人之才之識不得立言之根源而徒求工于枝葉則貌為歐蘇與貌為左史其偽文一也秀水朱竹垞氏天才甚高識趣甚遠自其少時以文鳴世中年學益醇深文益高老入直詞館典大制作退耕長水之上紀事纂言老而不倦既已著書數百卷編成文集又八十卷人皆服其文之富且工而不知其悉本之于學也竹垞之學邃于經淹于史貫穿于諸子百家凡天下有字之書無弗披覽聞逸事無弗記憶蘊蓄宏深搜羅繁富析理論事考古證今元元本本精詳確當發前人未見之隱剖千古不決之疑其文不主一家天然高邁精金百鍊削膚見根辭約而義豐外淡而中腴探之無窮味之不厭是

謂真雅真潔譬猶綴千腋之白以為裘釀百花之露以為樽其與大布之鮮魯酒之清未可同年語矣有華世之文有傳世之文若汪伯玉李本寧諸公名譽雖高卷帙雖富未必可傳竹垞既享當世盛名而異日論今代之文章亦將以竹垞為稱首斯文之正系在焉不可得而磨滅也竹垞之詩若詞傳播人口皆知其工置勿論論其文如此康熙戊子仲春吳江潘耒序

康熙戊午朝議修明史

天子慎選局僚

命在廷各舉所知明年己未特開自詔之科

親試體仁閣下擢高等五十人于是秀水竹垞朱先生由布衣除翰林檢討充史館纂修官其後十餘年間同時被用者多改官去或列顯要躋卿貳而先生進退迴翔仍以檢討終老論者以為當史局初開時得先生者數輩專其任而責其成則有明一代之史必可成成亦必有可觀若以未盡其用為先生惜者

余獨謂立言垂世先生固自有其不朽者在而史局不與焉先生天資明睿器識爽朗于書無所不窺于義無所不析蓋嘗錯綜人物而比量之其博物如張茂先多識如虞秘監淹通經術如陸德明顏師古熟精史乘如劉知幾劉遵父兄弟貫穿今古明體而達用如馬鄱陽鄭夾漈王浚儀而乃濟之以班馬之才運之以歐曾之法故其為文取材富而用物宏議論醇而攷證確先生嘗謂孔門弟子申黨薛邦後人不當以疑似妄為廢斥謂曲阜縣令宜用周公後東野氏為之謂鄭康成功存箋疏不當因程敏政一言遽罷從祀謂王陽明事功人品炳烈千古不得指為異學輒肆詆毀凡此皆有關名教之大者世徒知先生文章之工而不知其根柢六經折衷羣輔雖極縱橫變化而粹然一出於正如此其稱詩以少陵為宗上追漢魏而汎濫于昌黎樊川句酌字斟務歸典雅不屑隨俗波靡落宋人淺易蹊徑故其長篇短什無體不備且無媿不臻他若商周古器漢唐金石碑版之文以及二篆八分莫不搜其散軼溯其源流往往資

以補史傳之缺略而正其紕繆下至樂府篇章跌宕清新一掃花間草堂之舊
填詞家至與玉田白石並稱先生亦自以無媿也平生纂著曾兩付開雕未仕
以前日竹垞詩類文類序之者多一時名公巨卿高材績學之彥通籍後曰騰
笑集先生自為序并屬余附綴數言者也晚歸梅會里乃合前後所作手自刪
定總八十卷更名曝書亭集刻始于己丑秋曹通政荔軒實捐貲倡助工未竣
而先生與曹相繼下世賢孫稼翁徧走南北乞諸親故續成茲刻斷手於甲午
六月於是八十卷裒然成書矣余里居無事既分任校勘稼翁復來乞序余不
才何足以序先生之文顧念中年從事問學質疑請益受教最深又幸託中表
稱兄弟自謂生平出處之跡以及入朝歸老之歲月與先生有髣髴相似者噫
自己未迄今三十六年向之為先生序集者惟余在耳則推原作者之意以塞
賢孫之請固後死之責也其又敢辭先生有才子名昆田字西峻先十年卒有
詩十卷稼翁遵大父治命附刻於後昔黃氏伐檀集朱氏韋齋集兩翁之傳皆

因賢子今西峻則附名父以傳比於蘇家之有叔黨覽斯編者如讀文忠集而
兼得斜川詩非快事歟康熙五十有三年歲在閏逢敦牂且月辛未下瀚海寧
查慎行序

右曝書亭集序

曝書亭集詩註凡例

謙自幼入家塾先子卽命謙讀朱先生鴛鴦湖權歌悉經口講指畫未幾先子下世而謙於先生詩遂不敢棄置爰為註釋

先生用事博瞻經史傳注外如諸子百家以及稗官小說山經地志罔不采
用爰為博考詳釋奈見聞有限望漏良多統俟補註

先生舊有竹垞文類騰笑集諸刻與全集中或有題目互異或有字句不同
或有數首而刪去一二首者今悉搜采附入以便參攷

先生交遊最廣皆當代名儒山林碩彥姓氏里居間有闕略俟續攷

原集有附刻諸詩仍用單行寫余所采附者用雙行寫以別之

原集有自註數條每於下文空一字以別之

鴛鴦湖權歌有譚氏吉聰和作八十八首向係合刻今悉附入後有曹氏次

典和作無從搜採

間有音釋即注於本字下以便觀覽

甄錄

國朝詩約有數種於先生詩有刪易字句者有易它人姓名者俱詳載於下

間有鄙見以按字別之

引用故實如已見前者俱註明見某卷某詩既免重複兼便檢閱

是集近有江氏

浩然

曝書亭詩錄箋注一書僅選三分之一余間有采取者

因其書已刊布不復別為標識

原集編詩二十三卷今序次悉仍其舊復從竹垞文類竹垞集外詩竹垞近詩

騰笑集諸種所遺之詩暨諸選家所采者編補遺二卷

先生遊蹟遍天下著述充棟宇遭逢

盛世歷官翰苑優遊林下垂二十年平生事實甚多乃詳考其家乘行述及靜

志居詩話與文集中之有歲月可稽者創為年譜一卷